

天壇拾零

最後的芍藥

五月中旬，春早已去，天壇的芍藥園裏，居然還有芍藥頑強開放在枝頭。在四周一片凋零的芍藥園裏，這幾朵最後盛開的芍藥，格外明亮照人。

那天下午，在一株白芍藥旁，坐着一位白髮蒼蒼的老人，頭戴一頂漁夫帽，膝上攤着一個畫夾，在畫着這株白芍藥。

我走過去，看到這株芍藥枝葉間，伸出兩朵白花，雖不甘心般依然開放，卻已漸萎縮，花瓣低垂，搖搖欲墜，隨時都可能飄零落地。

我和他交談，知道他今年已經八十二歲，是一位畫家，以前畫水粉風景，這幾年想畫線條。他說他很佩服王叔暉，畫的《西廂》《紅樓》裏人物的線條，一筆勾勒，那麼爽朗，那麼美。

「年輕時，沒畫過，年老了想學。」說完，他笑了，自嘲道：「看我牙都快掉光，只能吃雞蛋羹了，還要從頭學藝。」

我說：「您這是衰年變法呢！」

他擺擺手說：「你誇我！眼睛不行了，畫一會兒，就眼花。」

「您應該戴副墨鏡就好了。」

「是，不過，一會兒，太陽就過去了，樹蔭就過來了。」

是，一會兒，太陽就過去了，樹蔭就過來了。

殘花，老人，那一刻，疊印一起。

紅牆下

天壇丹陛橋外西面的紅牆下，柏樹蔭中，有好幾處人影幢幢，走近看，是拍古裝照的。他們坐在馬扎上，穿便裝的，給穿古裝的人化妝，身邊放着照相機和反光板，還有個大提包，裏面鼓鼓囊囊，大概裝着的也是各式古裝吧。穿古裝的，有年輕的姑娘，也有「半老徐娘」，還有小孩子。

一個女人見我走過來，站起身來走到我身邊，對我說：照張相吧，我們有服裝，還管化妝。拍照、化妝和拉客，三位一體，各司其職。

綠瓦紅牆下，拍古裝照，效果不錯。以前，天氣好的時候，天壇裏，也能見拍古裝照的人，大多數是自己拍着玩。天壇公園裏有出租古裝的，也有自己帶來的，披紅掛綠，大搖大擺在天壇裏穿行。如今，拍古裝成為生意。起碼，去年還未曾見過。



商機只要一冒芽，很快就會如春草茵茵一片。

二八月亂穿衣一樣，古裝不知是什麼朝代的，而且，都很破舊，髒兮兮的，盡人可夫一般，不知道穿過多少人的身上。反正拍出照片，一美顏，一修圖，什麼也看不出來了。舊也好，新也罷，髒也好，亂也罷，紅牆是古的，祈年殿的原裝的，新舊搭配，古今穿越，如拉郎配一般，拉來古老的，為我們的今天服務，你贏得照片和心情，我賺來了錢，也算是天壇開發出來的新功能吧。

綠蔭，紅牆，古裝。三位一體，相映成趣。

祈年殿前

夏日的下午，陽光很強烈，天壇裏，依然

◀北京天壇公園一景。

資料圖片

阻擋不住遊人如織。在祈年殿前，我看見一位身穿白色連衣裙的漂亮姑娘倚在牆邊，另一位姑娘在給她拍照。牆頭藍色的琉璃瓦，背景金碧輝煌的祈年殿，還有一圈漢白玉的雕欄玉砌，配她這一身白裙飄飄，那麼好看。我趕緊掏出畫本，站在那裏畫她一張速寫，畫得飛快，生怕她拍完照走了。陽光在畫本活潑地跳躍，也跳躍在姑娘笑盈盈的臉上。

忽然，畫本上一片蔭涼。有些奇怪，以為天上飄過來一片厚厚的雲彩。抬頭一看，是一位年輕的姑娘為我撐起了一把遮陽傘。她側着身子，歪着腦袋，看我畫畫。我趕緊謝了她。她笑着誇我：您畫得多好啊！我問她從哪兒來的？她告訴我是武漢人，放暑假，帶弟弟來北京玩。我才看見十歲左右的弟弟，在一旁也看我畫畫。

這一會兒的工夫，拍照的姑娘走了。鋪着藍色琉璃瓦的牆邊，只有一片影子。她和弟弟都笑着對我說：看，人家走了，你還沒畫完呢！

我看見，她也穿着一件白色的連衣裙，那麼好看。

中軸線

一條線，延綿中國廣袤大地的南北與春秋；
一條線，承載一座千年古城的脊樑與靈魂；
一條線，連接尋常百姓的想念與摯愛。

這就是北京中軸線。

北京中軸線是陽光燦爛的日子裏我奔跑的光影；

北京中軸線是萬片簡牘中那耄耋的身軀和朗朗的讀書聲。

歷史的河流既如歌如夢，又浩浩湯湯。子在川上曰：逝者如斯夫，不捨晝夜，七百多年的歲月流轉，它既古老，又年輕，它在變，被期望，被賦予，沒有遺忘。

假如，將這條軸線的時空摺疊，穿梭其中，又會是怎樣的體驗呢？

是永樂皇帝的金戈鐵馬，文治武功；

是于少保披肝瀝膽，日月雙懸；

是七十五年前十月招展的紅旗和漫天焰火；

是四十年的浪潮，萬馬奔騰；

在承載記憶的歲月中，尋找那份令人自豪的中國之魂；

在紅牆黃瓦的丹韻中，看見壯麗的中國之美；

在匯聚着世間百味的生活中，探尋人間煙火的中國之味；

一元復始，燦若星辰，一線中軸，承古通今。

北京中軸線，是歷史對今天的饋贈，凝聚着一代代中國人的情感與夢想。

北京中軸線，閱盡了人間滄桑，譜寫了歷史長歌。

北京中軸線，根脈永存。

敬畏高海拔

根據國際通行的海拔劃分標準，高於海平面一千五百米至三千五百米是中海拔，三千五百米至五千五百米是超高海拔，五千五百米以上

是極高海拔。從高原回來，朋友們給我豎大拇指，誇我勇敢，膽子大，不怕高原症。那張在海拔五千一百三十米的東達山留影，着實令他們羨慕。

「把準備工作做好，你們也可以。」我說。

「很想去，但是不敢。高原症可以預防不？」阿珍問，阿雄看看我，殷切地期待答案。生活在零海拔的香港人，對西藏充滿嚮往，對雪域高原心懷敬仰。然而，恐懼掛在臉上，對高海拔望而生畏。

生活在氧氣充沛的香港，人的海拔適應高度最多二千來米；不像生活在一千五百米海拔的西昌人，去到二千五百米的地方無所謂；也不像生活在二千六百米海拔的麗江人，上到三千米不在話下。

「高原症因人而異。你得慢慢地上，怎樣上也很重要。」我告訴阿珍。

「怎樣上？」阿雄抓住了重點。

「駕車或者乘車去。走三角形的斜邊，把斜邊拉長，避免直上，無形中弱化高度。慢慢走慢慢玩，慢慢升高慢慢適應，不給高原症表

現的機會。阿彬和美美為來自零海拔地區的人自製的路線，你們參考一下：先在所謂高海拔的西昌玩兩天，在麗江再玩兩天；接着才進軍三千米以上真正的高海拔。」

「別指望自己能像麗江人那樣，可以從容地面對三千多米。在拉薩路過西藏師範學院的運動場時，看見好多人在打球跑步，狀態極好，我們肯定不敢冒那個險。」

「我們肯定也不敢。」

「那個五千一百三十米，我人生的最高點，它對於一個攀登珠峰的歸來者，不過就是大本營的高度、是安全的港灣，而對於另一些人，則是不可逾越。來自不同海拔的人，對高度的敏銳度不盡相同。」我這樣說，他們極力贊同。

「一山更比一山高，彼藍天白雲，非此藍天白雲；雪山從仰視到平視，從平視到俯視，壯美的萬千氣象在青藏高原上有層次地展開，讓人不能自拔。慢慢地，國道三一八那幾個『非常高』垭口，在不知不覺中迎來送走；過了山口，就盡享人生成功的喜悅。等你到了三千六百米的拉薩，海拔大巫見小巫，什麼頭痛、噁心、氣喘的事，忘了。」去過了，我侃侃而談。

聽着聽着，阿娟動了真情，恨不得明天動身：「出發前我們要精心準備，把路線、住宿、天氣、要踩的點都裝進心裏；還要買點西洋參和丹參片，前者泡水天天喝，後者隨身放在包裹以備應急。」興致上來了，他們開始數算動身時間，因為無限風光在高原。

香港的史跡

以香港風雲際會的獨特歷史，有很多精彩的點滴，值得一記。

上篇我們說到香港東龍洲和蒲台島的古代石刻，其實香港的歷史遺跡始終以



君子玉言 小香

不同形式存在，人文脈絡綿延上百幾千年，從未斷過。

葉靈鳳先生曾在《船寮洲的古物》一文中記述了南丫島發現文物古蹟的故事。二戰前，當局擬建一個花園的蓄水池（位置在今上亞厘畢道禮賓房），僱用工人到船寮洲（今南丫島）海灘挖取建築所用海沙。當時的南丫島很荒僻，人煙稀少，僅有幾個小村落。工人們在島嶼西部一個叫做大灣的地方工作，這一挖可不得了，竟然從泥沙中挖出了許多陶器碎片和箭簇。港大一位教授得知，便跑到南丫島實地勘查，發現此地「幾乎遍地都是這類陶器碎片」。教授又邀一位神父同去發掘。神父根據挖掘所得，對比中國先史及殷商時代文物，寫下好多篇「很細密的論文發表」。

神父在查勘報告中說，「這類遺物的埋藏量約有四尺厚」。經考證，遺物「距今約二千五百年左右」，「與當時中國沿海的文化源出一轍……」至葉先生發表此文的一九五〇年代初，那裏仍遺留着開墾過園圃的廢棄田地痕跡。葉先生在一九四八年曾同剪伯贊等人到南丫島看過一次，果然「破碎的陶片俯拾即是」。

葉先生的記述，在一九九七年國家收回香港時，成為重要史料依據。

我很想知道的是：這些古物如今在哪裏呢？葉先生說從前貯藏在香港仔華南修道院和港大利瑪賓宿舍內，「經過太平洋戰爭，這些東西都失散了一部分。」那麼，其餘的今在何處？發現文物遺址的南丫島西部海灣，現在又是什麼樣子呢？可惜在港時，我未看到葉先生這篇文章，也沒能去實地探個究竟。只能待同有此趣的人們揭曉疑問了。

近現代的香港，也曾留下許多傳奇。孫中山在這裏求學、從事革命活動；蔡元培在這裏暫住至去世……眾多文人志士曾聚集、踏足這裏，香港曾經與那麼多在中國史冊上留下重重一筆



▲位於港島西營盤的中山紀念公園。

資料圖片

的人物有過交集……

一九二三年二月，孫中山應邀在香港大學發表演講，說「我之革命思想，完全得之於香港」。一九九六年，為紀念孫中山誕辰一百三十周年，香港中西區議會設立了一條史跡徑，將其生前在港活動過的地點串聯起來。共有十五處，主要集中在上中環一帶，包括拔萃書室（今拔萃男書院）、中國同盟會招待所舊址（今上環普慶坊）、中央書院舊址（歌賦街四十四號，今聖公會基恩小學）、輔仁文社舊址（今上環百子里公園）、香港西醫書院（港大醫學院前身）等。這是一條保存比較完整的史跡徑。

周恩來一生中曾三次踏上香港的土地。第一次是一九二四年九月從法國勤工儉學返國途中停經港島，去港大見了南開同窗石志仁，兩天後離開；第二次是一九二七年南昌起義後，撤到廣東的周恩來患上嚴重瘧疾、高燒昏迷，病情危急，赴港就醫，從十月中旬到十一月中旬，居港一個月。其間租住廣東道一住宅養病，也曾借住木匠工會李活道會所。新中國成立後，周恩來在接見港九工聯會會長時還詢問木匠工會那棟木樓是否還在，並請他向當年同住的工友問好。

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，宋慶齡在港居住四年，創辦「保衛中國同盟」，以自己在海內外的聲望和號召力，募集物資和款項支援內地抗戰，影響巨大。

我的朋友劉太的舅公，當年曾資

助過孫中山革命。塔門流動漁民陳蘇老先生親口講過，周恩來來港醫病時所乘船隻是他叔叔的，解放後老人看報紙才認出這位「大人物」。

皇后大道中十八號（今新世界大廈停車場）曾有一間茶葉商行華華公司，實則是八路軍、新四軍駐港辦事處。在這裏，廖承志每周組織一次時局漫談會，參加者包括鄒韜奮、茅盾、喬冠華、范長江、夏衍等。那時，鄒韜奮一家租住在九龍半島酒店旁的兩間陋室，茅盾租住上環堅尼地道一座兩層小樓的陽台。鄒曾搭天星小輪再沿半山走到茅盾寓所面談約稿。

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底，蔡元培抵港。蔡時任中央研究院院長，他本打算把香港作為中轉站，然後前往重慶。由於抱病在身，只好暫居香港，一家人租住在九龍柯士甸道一百五十六號。一九四〇年三月，七十二歲的蔡元培在養和醫院病逝，葬於香港仔華人公墓。

那時候，沿着西環薄扶林道下一段段台階，有一個個建有老式房子的平台，每個平台就是一條小街，依次是學士臺、桃李臺、青蓮臺、羲皇臺和太白臺。這些平台名字借用的都是李太白的典故，被稱為「香港的拉丁區」。在這裏居住過的文人可以列出一串長長的名單，戴笠舒、施蛰存、葉靈鳳、穆時英、馮亦代、徐遲、袁水拍、郁風、葉淺予、丁聰……背山面海的學士臺作為南中國小島上的一個小點，從風起雲湧到風流雲散，有如歷史長河中的一葉扁舟，漂向不同方向。



並蒂蓮

江蘇南京，玄武湖一株並蒂蓮含苞待放。並蒂蓮屬荷花中的千瓣蓮類，即一枝荷花雙萼並蒂，是植物種類中難得一見的「雙胞胎」，以其獨特的造型和美好的寓意深受喜愛。



市井萬象

中新社